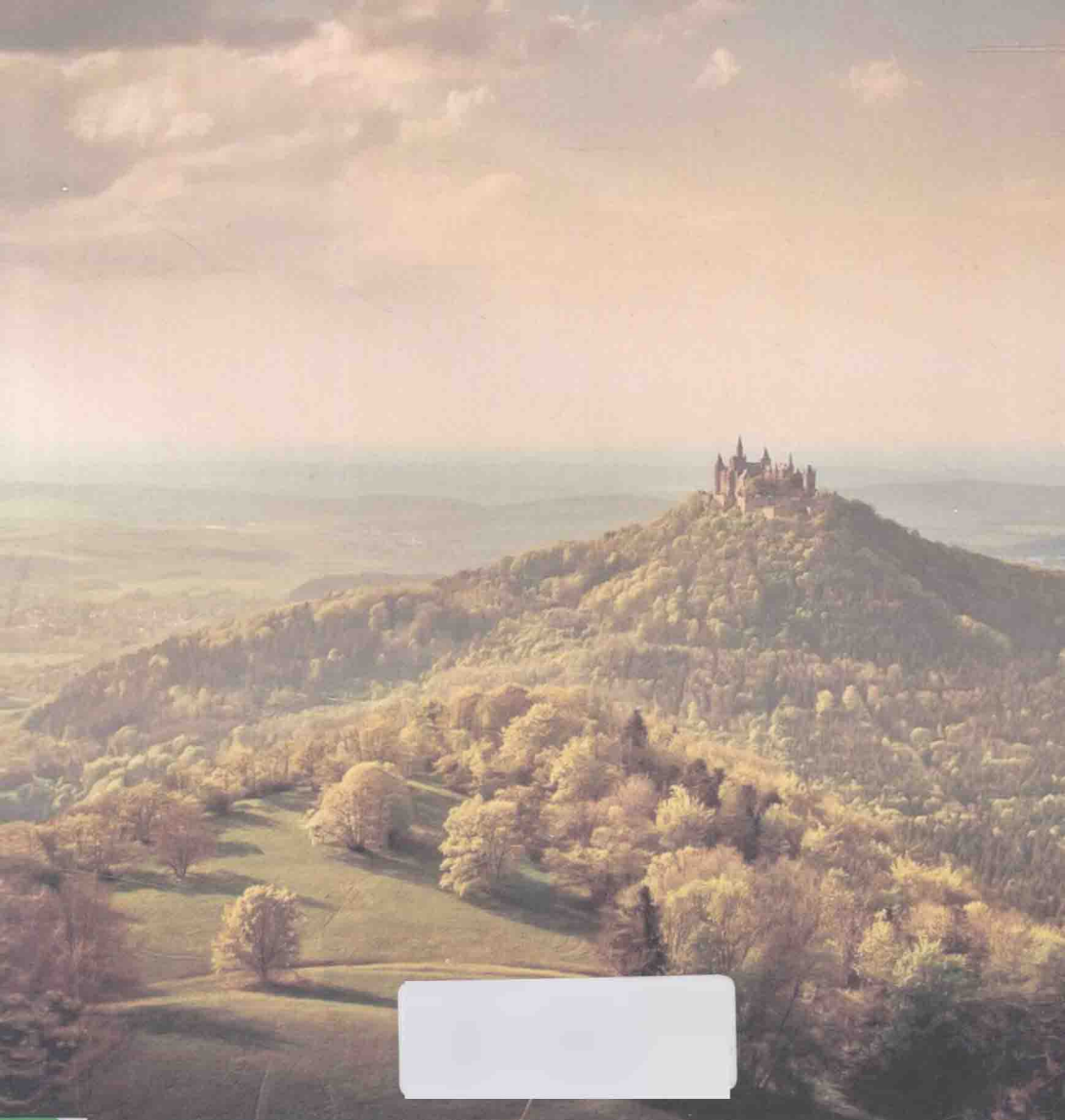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NIUMANG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黄芳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NIU MANG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黄芳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明乐 辛新新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Voynich, E. L.）著；黄芳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74-8
I. ①牛… II. ①伏…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71号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 著 黄芳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4

字 数：23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74-8

定 价：25.5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3
第七章	43
第二部.....	55
第一章	55
第二章	63
第三章	74
第四章	81
第五章	87
第六章	94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18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35
 第三部.....	 148
第一章	148
第二章	158
第三章	166
第四章	173
第五章	182
第六章	187
第七章	199
第八章	205
 尾 声.....	 215

第一部

第一章

在比萨神学院一座古老的图书馆里，亚瑟正坐在那里，一堆布道手稿摆在他的面前。

六月，那是一个燥热而又幽静的晚上，窗户全都打开了，而百叶窗却是半掩着，只是为了透些凉意进来。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放下笔来，慈祥地望着那埋在手稿里的一头黑发。

“Carino^[1]，还没有找到吗？哦，没关系，我把那一节重写一遍。也许是被撕掉了，让你白白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低沉而浑厚的声音从蒙泰尼里口中传来，动听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份独特的魅力。或许只有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能具有这种抑扬顿挫的音质。当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总是带有爱意。

“不是的，Padre^[2]，我一定能找到它的。我确定您是放在这里了。就算再写一遍，也不可能和以前的一模一样的。”

蒙泰尼里并没有停止工作。一只金龟子睡眠惺忪地停在窗外，在那里正无精打采地鸣叫着。“草莓！草莓！”从街道那边传来水果小贩的叫卖声，悠远而又凄凉。

“哦，就在这呢，《麻风病人的治疗》。”亚瑟从房间那头走过来，那轻盈的步伐却总会让他的家人感到恼怒。他又瘦又小，长得不是英国三十年代的一位中产阶级青年，更像是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从修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到秀气的手脚，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太精致了，太弱不禁风了。要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一定

[1] 意大利语：亲爱的。

[2] 引自《圣经》——《撒母耳记下》。

会误以为他是一个穿着男装的女孩，长得如此的楚楚动人。但是在他行动的时候，他那轻盈而又敏捷的身姿却让人想到一只被驯服的豹子，没有了利爪。

“你真的找到了吗？要是我的身边没有你了你，那该如何是好啊，亚瑟？我肯定会老是丢三落四的。算了，现在我不写了吧。我们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有哪个小地方你是不懂的？”

慢慢地，他们走向修道院的花园，这里绿树成荫，显得很幽静。神学院的这些古老的建筑曾是多明我会的一座修道院。在两百多年前，这个方方正正的院落曾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笔直的黄杨树间生长着一丛丛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它们都被剪得短短的。现在，那些曾经种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们全都入土为安，没有人还会记起他们。但是在静谧的仲夏夜晚里，幽香的药草仍会开花吐艳，尽管再也没有人去采集花蕊制作草药了。丛生的野荷兰芹和耬斗菜充塞在石板路的裂缝里，院中央的水井已经被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所占据了。玫瑰花蓬蓬的，纷披的根伸出条蔓越过了小径；黄杨树篱中硕大的红罂粟花颤动着；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顶端低下了头；无人照看的老葡萄藤也不再结果了，藤条从一棵已被人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摇晃着茂密的枝头，慢悠悠的，却不停下来，带着一种哀伤。

在院落的一角里，挺立着一株在夏季才会开花的木兰树，高大的树干似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积的巨塔，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

树干边依着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上面坐着蒙泰尼里。亚瑟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因为他在读书时遇到了一道难题，所以就来请教他的“Padre”。虽然他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蒙泰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本百科全书。

“是时候了，我要走了。”等那一个章节讲解完后，亚瑟说道，“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走了。”

“现在我不打算继续工作了，要是你现在有空，我倒是希望你能留一会儿。”

“好吧！”他依在树干上，抬头透过茂茂密密的树叶，遥望着寂静的天空。第一轮星星早就开始在那里闪烁。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在黑色的睫毛下藏着，似梦幻般的神秘。这双眼睛遗传了他那位来自康沃尔郡的母亲。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免看见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疲倦，Carino。”蒙泰尼里说道。

“我也没有办法。”亚瑟声带疲倦，Padre立马就感觉到了。

“你当时选择这么早上大学就是不明智的，在那里照料病人整夜都

睡不着觉，你的身体都被拖垮了。在你离开里窝那之前，你现在必须听我的，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哦，Padre，不，那一点用也没有。自从母亲去世后，那个讨厌的家我就再也待不下去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的嫂子，是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子，对他而言，她却是一根带毒的尖刺。

“我当时应该反对你和你的家人继续在一起住着，”蒙泰尼里低声地说道，“我肯定没有比那还要糟糕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希望你能接受那位在英国当医生的朋友的邀请，要是你在他家待上一个月，等再去上学时，你的身体会好得多。”

“可是，Padre，我不能那样做，不是吗？华伦一家人都非常友好，但是他们打心里就不懂。而且他们还认为我可怜，从他们的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们会试图安慰我，谈起母亲。当然，琼玛不会那样，她总是清楚该怎么说话，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但是其他的人会说的。还有——”

“继续说吧，我的孩子？”

从一根压低了的毛地黄枝条上，亚瑟摘下了几朵花来，无聊地用手揉碎它们。

“那个小镇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在片刻后，他说道。

“当我还小的时候，她常去那里的几家店铺给我买玩具；她在病重前，我常扶她在沿河的道路散步。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是让我回忆过去。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向我走来，手里捧着鲜花——好像我现在很需要它们似的！还有教堂——我必须离开那里，看见那个地方就让我十分伤心——”

他停了下来，坐着把毛地黄撕成了碎片。这寂静如此的悠长而又深沉，以至于他抬起头来，好奇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一切都若隐若现。但是还有一缕余光，可以看见蒙泰尼里脸色苍白，挺吓人的。他低着头，右手死死地抓住木凳的边角。亚瑟将头转了过去，心中莫名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惊愕不已。仿佛他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天啊！”他想，“和他相比，我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自私啊！就算他遭遇到和我一样的痛苦，他也不可能觉得更加悲伤。”

接着，蒙泰尼里将头抬了起来，朝四处看了看。

“我现在不再强迫你回家，无论如何，这些事我都不会做了，”他深情地说道，“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今年放暑假时好好地休息

一下。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远离里窝那地区，我可不愿意亲眼见到你的身体垮下去。”

“Padre，当神学院放假时，你会到哪儿去？”

“我还是会带着学生上山，像往常那样，照看他们，并在那里安顿下。当然等到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假回来后。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旅游一段时间。你想跟我去吗？我可以带你去山里长途旅行，你会很乐意去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你会觉得十分无聊吗？”

“Padre！”亚瑟立马兴奋地拍起手来，朱丽亚称这种动作表露出“典型的外国派头”。“能和您去，无论叫我做什么愿意。只是——我不确定——”他停住了。

“伯顿先生会同意让你跟我去吗？”

“当然，他肯定不会乐意的，但是他现在不能再干涉我的事情了。我现在都已十八岁了，有行为的自主权了。毕竟，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我不认为我就该遵守他的命令。他对母亲总是不好。”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别跟他作对了。要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艰难——”

“再也不会比现在更难了！”亚瑟非常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是讨厌我，过去讨厌我，将来还会讨厌我——这与我不存在任何关系。另外，我是同您、同我的忏悔神父一道外出，杰姆斯怎么能真的反对呢？”

“不要忘了，他可是一位新教徒呢。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吧，我们等等，看他怎么说。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是讨厌你还是爱你，都要检点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非常委婉地说出一些责备的话来，不想让亚瑟听了脸红。

“嗯，明白了。”他答道，并且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可这也太难了——”

“我没有见你周二晚上来，觉得非常失望。”蒙泰尼里说道，突然换了一个新话题，“阿雷佐主教到这儿来了，我多想让你见见他啊。”

“我跟一个学生说好了，去他住的地方开会。当时他们在那儿等我。”

“什么类型的会？”

忽然听到了这个，亚瑟似乎有些尴尬。“它、它不、不是一次通、通常的会议，”他说道，因为紧张而有些口吃。“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了，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算是、是——演讲吧。”

“他讲的主题是什么？”

亚瑟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了。“Padre，不要问名字，可以吗？因为我许诺过——”

“我不会再问你问题了，而且要是你真的答应了对方保密，你必然不能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对我该信任了吧。”

“我当然相信你啊，Padre。他谈及——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自己的责任，还谈及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便能帮助——”

“去帮谁？”

“帮农民——以及——”

“以及什么？”

“意大利。”

紧接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你必须和我说实话，亚瑟，”蒙泰尼里说罢转向他，说得非常严肃。“这事你想了多长时间？”

“从——去年冬天开始的。”

“那就是在你妈妈去世前了？你和她说过这事吗？”

“哦，没、没有。我、我那时对这事并不关心。”

“那么为什么你——现在对这事在意呢？”

亚瑟又扯下一手的毛地黄花冠。

“神父，事情是这样的，”他开始说，眼睛盯着地上。“在我去年秋天准备入学考试时，我认识了许多学生。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了。呃，有些同学开始和我说——所有这些事情，并且把书借给我看。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当时我只想尽快回家看母亲。当然，你比任何人清楚，在那所地牢一般的房子里，妈妈和他们总是避免不了见面，她十分的孤独。朱丽亚那张嘴足以把她给气死。后来冬天到了，她病得更加厉害了，我就把那些学生和那些书全都忘了。后来，你是清楚的，我根本不来比萨了。如果我还想着这事，我当时一定会跟妈妈说的。但是我就是完全忘记了。后来我发现她要离开我了——你知道的，我几乎是一直陪着她，直到她死去。我经常整夜不睡，琼玛·华伦白天会来换我，让我去睡觉。呃，就是在那些漫长深夜里，我才把那些书又想了起来，还有那些同学说的话——也思考他们说的是否正确，以及我们的主对这事会怎么说。”

“你去问我们的主了吗？”蒙泰尼里的嗓音并不十分平稳。

“经常问，Padre。有时候，我还会向他祷告，求他告诉我什么是必

须做的，或者求他让我和母亲一起死去。但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回复。”

“这些事情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亚瑟，我多么希望你能相信我啊。”

“Padre，您必须明白我是信任您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对任何人说的。我——在我看来，那时没人能够帮我——即使是您和母亲都帮不上我。我必须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您知道的，这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我整个的灵魂。”

蒙泰尼里慢慢地将身子转过去了，注视着那颗枝繁叶茂的木兰树。在昏暗的暮色中，他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像是一个黑暗的鬼魂，埋藏在颜色更暗的树枝间。

“然后呢？”他慢慢地问道。

“接着——妈妈就去世了。您还记得吗？最后三天晚上我一直待在她的身边——”

他无法说下去了，又有片刻的停顿，然而蒙泰尼里也丝毫未动。

“就在哥哥和嫂子把她安葬前两天内，”亚瑟接着说，声音比先前的更低沉，“我什么事情都没法想。后来，我在葬礼之后就病倒了。您还记得，我都不能来做忏悔。”

“嗯，我的确还有印象。”

“呃，在那天深夜，我静静地起床，慢慢地走进了母亲的房间。屋子里空荡荡，只有神龛里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留那里。我期待也许上帝会给予我一些帮助。于是我跪了下来，等着——等了一整晚。到了早晨，我清醒了过来——Padre，没有用的。我解释不清楚。我没法告诉您我瞧见了什么——因为我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给了我答案，而且我也不敢违反他的意愿。”

他们不再说话了，在黑暗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蒙泰尼里随即转过身，把手放在亚瑟的肩上。

他说：“上帝禁止我说他没有跟你说过的话，我的孩子。但是记住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处境，不要把痛苦或者疾病所带来的幻想当作是他向你发出了庄严的感召。如果他确实是通过死亡的阴影给了你答复，那么千万不要扭曲他的意思。你的心里到底在想做什么事呢？”

亚瑟站了起来。慢慢地、一字一句地作了回答，好像是在重复一段教义。

“为意大利而献身，帮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且将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亚瑟，天啊，想一想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甚至都不是意大利

人啊。”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我自己就行了啊。既然我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旨意，那我就为她而献身。”

接着又是一轮沉寂。

“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话——”蒙泰尼里不慌不忙地说道，但是亚瑟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只要是为我而献身的人都将获得重生。’”

蒙泰尼里把一只胳膊撑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遮住双眼。

“坐一坐吧，我亲爱的孩子，”他最终说道。

亚瑟坐下来，Padre紧紧地握住了亚瑟的双手。

“现在我无法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出乎意料了——我从来不曾想过——我必然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好好地谈谈。但是现在，我希望你把这个记住。要是你在这事上陷入了困境，要是你——死了，你会让我心碎的。”

“Padre——”

“不要说话，让我接着把话说完。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世上我只有你一人。我并不认为你完全明白这话的意思。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难理解这话的含义的。要是我像你这么大，我也理解不了。亚瑟，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你明白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希冀。为了防止你走错一步路，毁掉自己的一生，我情愿去死。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并不要求你向我许下什么承诺，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并且事事小心。在你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一步时要再三考虑，如果不是为了你那天上的母亲，那也为了我想一想。”

“我答应你，而且，神父，请为我祈祷，为意大利祈祷。”

默默地，亚瑟跪在了蒙泰尼里的身边，蒙泰尼里静静地把手放在他垂下来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抬起头来，亲吻了那只手，然后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地，轻轻地离开了。蒙泰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直直地望着眼前的黑暗。

“我身上已经降有上帝命令的罪了，”他想，“就像对大卫降罪似的。我现在玷污了他的圣所，还用肮脏的手亵渎了圣体——虽然之前他对我一直很耐心，但是现在终于给我降罪了。‘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1]”

[1] 腓力斯人是指古代地中海东岸的腓力斯国居民。《圣经》中的腓力斯人被用来指自私虚伪的人。

第二章

杰姆斯·伯顿先生一想到同父异母的弟弟居然打算和蒙泰尼里去“漫游瑞士”，他就不乐意。但是要是武断地拒绝他跟一位神学教授一起旅行，增加对植物的认知，亚瑟一定会觉得没道理，也太专横了。他可不知如何编造拒绝这件事的理由。他会立马把这归因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而伯顿一族素以开明和忍让为豪。

约在一个世纪前，自从伦敦和里窝建立起了伯顿父子开的轮船公司，家族成员们都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徒以及保守派。即使他们和天主教徒打交道，也保持着英国绅士必有的公正态度。所以当这家主人发现鰾夫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后，就立马娶了家里的那位女教师，她是一位美丽的天主教徒。虽然他两个年长的儿子——杰姆斯和托马斯很不喜欢这位继母，但他们都采取含怒不发的态度，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可自父亲去世后，长兄的婚姻状况使本就难处的局势变得愈加复杂。然而只要格拉迪丝活着，弟兄俩就必须保护她，不能让她受到朱丽亚那张充满恶意的嘴巴毒害，并且也必须按照必要的方式照顾亚瑟。他们甚至都不装出爱护这位少年的假象，他们的慷慨主要体现在拿出丰厚的零花钱，而且一切都随他自便。

所以，在回信给亚瑟时，他们仅仅是给了他一张支票供他花销，言语冷淡地答应他在假期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把余下一半的钱用来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然后开始跟着Padre启程，第一次去阿尔卑斯山游历。

蒙泰尼里心里很愉悦，有很长一段时间亚瑟都没有看见他这样高兴。上次在花园里的谈话，他第一次感到震惊不已，现在他已经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也更坦然地看那事。亚瑟现在还年轻，缺乏生活经验；他的决定不会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肯定还有时间把他争取回来，可以跟他说些道理，让他远离那条危险的道路，他还不能算已经走上了那条道路。

原本他们计划去日内瓦玩些日子，但是一眼看到那白得刺眼的街道和满是灰尘的、被游客所拥堵的湖滨大道时，亚瑟的脸上就微微表现出

不满。蒙泰尼里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

“Carino，你难道不喜欢这里吗？”

“我不知道。这与我所期待的相差甚远。的确，这湖还是很美的，那些山的形状也是我喜欢的。”他们现在正在卢梭岛上，他向萨瓦绵延不绝的群山指去。“可是那个市镇看上去那么拘束，那么整洁，不知怎的——那么富有新教的气息。它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气氛。不，我对这个地方不怎么感兴趣，它会让我突然想起朱丽亚。”

蒙泰尼里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孩子，真是太不幸了啊！嗨，我们来这里可是为了自己娱乐，因此没有理由停下来。如果我们今天在湖中划船，明天早晨进山，你觉得如何？”

“可是，Padre，难道您想在这里呆上几天吗？”

“哦，我的孩子，我都来过这些地方好多次了。我的假日就是要看着你玩得高兴。你想到哪里去呢？”

“要是您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想溯流而上，寻求它的发源地。”

“你说的是罗纳河吗？”

“不是的，是奥尔韦河。那里的河水流得真快啊。”

“那我们就去夏蒙尼呗。”

下午，他们乘一只小船，随波荡漾。那涟漪的湖泊给亚瑟留下的印象，远远不及灰暗浑浊的奥尔韦河给他留下的印象深刻。在地中海边上长大的他，早已看惯了碧波涟漪。但是他期待欣赏一下湍急的河流，因此急流而下的冰河使他感到无比的愉悦。“真是势不可挡啊。”他说。

他们在第二天清晨就启程去了夏蒙尼。当经过那肥沃的山谷和田野时，亚瑟显得非常高兴。但是当他们进入了克鲁西附近的盘山道路，四周是陡峭的大山时，他就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从圣马丁徒步走到山谷，在道路旁边的牧人小屋或是小村里投宿，然后再次徒步前进。亚瑟对自然景观的影响特别敏感，经过第一道瀑布时他就流露出一种狂喜，那副模样看了真让人兴奋。然而当他们走近雪峰时，他就失去了那股欣喜若狂的劲儿，转变得如痴如醉。这情景是蒙泰尼里从未见过的，仿佛他与高山之间存在着某种诡秘的联系。他会非常安静的，躺在黑暗、神秘、松涛呼啸的森林里，穿过笔直而又高大的树干，望向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那里闪烁着雪峰、也有荒芜的悬崖。蒙泰尼里凝视着他，带有一种伤感的嫉妒的心情。

“我很期待你展现给我你看到的东西，Carino。”他说道。当他把眼光从书上移开时，望到亚瑟舒展着身子、躺在苔藓上，姿态还是和一个小时前一样，瞪着一双眼睛，出神地眺望那光彩夺目的蓝天白云。他

们离开了大路，到了迪奥萨兹瀑布附近一个安静的小村子里投宿。太阳低低地挂在无云的天空，而现在已挂在满是松树的山上了，等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映红勃朗山大大小小的山峰。亚瑟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惊奇和神秘。

“Padre，您在问我观看些什么吗？我现在看到了巨大的白色物体在蓝天里闪现着，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看到它一年又一年地在那里等着，似乎是在等待圣灵的来访。我是通过一个深色的玻璃状物模糊地瞧见它的。”

蒙泰尼里轻声的叹息了一下。

“以前我也看过类似的景象。”

“难道您现在再也看不见它们了吗？”

“再也没见过了呢。我想我可能不会再看见它了。虽然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但是我失去了看它的眼睛。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您现在看到了什么啊？”

“哦，我的孩子，你在问我吗？我现在只能看到蔚蓝的天空，白雪笼罩的山峰——这就是我抬头仰望时所瞧见的景象。但是在这下面，景物就截然不同了。”

下面是深深的山谷。亚瑟俯身跪了下来，小心地探过陡峭的悬崖。夜色渐浓的傍晚下，高大的松树显得格外的凝重，就像哨兵一样在小河的两岸耸立着。红彤彤的太阳像极了一块燃烧的煤，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到刀削斧劈的群山后面，一切的生命和光明都远离了大自然表象世界。紧接着就有某种幽暗和恐怖的东西降到了这山谷上——是那样的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全副武装着，带着奇奇怪怪的武器。然而西边的群山却是秃秃的，悬崖峭壁像是怪兽的牙齿一般，等待时机去捕捉一个可怜的家伙，且将他拖到山谷里。那里漆黑一片，森林发出低鸣的吼叫。松树像是一排排的刀刃，轻声说道：“摔到我们这儿来吧！”在逐渐变得凝重的夜色中，山泉怀着满腔的绝望在奔腾，疯狂地拍打着那用岩石建起的牢房。

“Padre！”亚瑟站了起来，肩膀不断颤抖着。从悬崖边抽身离开了。“它就是地狱！”

“不，亲爱的。”蒙泰尼里轻轻地说，“它只是一个人的灵魂。”

“是那些黑暗和死亡阴影下的灵魂？”

“那些灵魂是每天在街上都会从你身边经过的。”

亚瑟倾斜身子，望向那些阴影，浑身不断颤抖着。一层暗淡的白色迷雾挂在松树间，无力地试图抓住汹涌澎湃的山泉，就像是一个不幸的

幽灵，不能给予任何的安慰。

“看！”亚瑟说道。“黑暗里的人看见了一道巨大的光。”

那是在夕阳的照射下被映得通亮的雪峰。当那道红光从山顶上渐渐消散以后，蒙泰尼里转过身来，在亚瑟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我们回去吧。天色暗了。要是我们还待在这里，我们就必须摸黑走路，也许还会迷路呢。”

“像是僵尸。”亚瑟说。他早已转过身，不去看暮色下闪耀的偌大山峰那副可怕的面孔。

穿过黑乎乎的树林，他们走向投宿的那间牧人小屋。

在屋里的餐桌边，亚瑟正坐着等着。当蒙泰尼里走进时，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已从阴森的幻境中摆脱了出来，现在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哦，Padre，快看这只好玩的小狗！它还将后腿踮起来跳舞呢。”

他出神地看着小狗，还逗它表演，就像他沉浸于落日的余晖之中一样。这家女主人的脸红彤彤的，一条围巾在她身上系着，一双又粗又壮的胳膊在腰间交叉着。她在一旁站着，笑咪咪地望着他扯着小狗玩耍。

“如果他一直这样玩耍，别人会认为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她用方言对自己女儿说，“这小伙子长得真秀气！”

亚瑟的脸突然红了，像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人立马知道他是听懂了她说的话，看着他不好意思的样子她慌忙走开。在晚饭时间，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着短途旅行、登山和采集植物标本的想法。他那些如同梦境般的幻想显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和胃口。

第二天，当蒙泰尼里刚醒时，亚瑟就已经不在这了。早在天亮前，他就到山上的牧场去了，“帮着嘉斯帕赶羊”。

不一会儿桌上就摆上了早餐，就在这时，亚瑟慌忙跑进屋里。头上也没帽子，肩上却扛着个约三岁的农村女孩，手中捧着一束野花。

蒙泰尼里将头慢慢抬起来，满脸笑容。亚瑟在比萨和里窝时都是不苟言笑的，而现在这副模样与那简直是两个人，真有意思。

“你这个疯癫的小伙子，跑到哪儿去了？满山遍野地瞎跑，连早饭都没有吃吧？”

“哦，Padre，太好玩了！当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群山真是太壮观了。可惜露水有些重了！您瞧瞧！”

他将一只靴子举起来，上面湿嗒嗒的，沾满了泥巴。

“我们随身不是带了些面包和奶酪吗？现在又在牧场得了一些牛奶。噢，真棒！可我现在又有些饿了，我还想喂这个小家伙吃一点东西呢。安妮塔，你想吃点蜂蜜吗？”

他自己先坐了下来，再把那个孩子放到自己的膝上，接着帮她摆好鲜花。

“不行，不行！”蒙泰尼里说，“你现在可不能着凉了。赶紧去房间换下湿衣服。过来，安妮塔。她是哪儿的？”

“在村头呢。昨天我们还见了她的父亲——就是村子的鞋匠。您瞧她的眼睛多好看！她的兜里有一只乌龟，她起名叫‘卡罗琳’。”

当亚瑟把衣服换了后、回来吃饭时，他瞧见孩子就在Padre的膝上坐着，正在滋滋有味地对他说那只小乌龟。胖胖的手拿着四脚朝天的乌龟，目的是好让“先生”欣赏这个蹬个没完没了的小脚。

“快看啊，先生！”她用半懂不懂的方言认真地说道，“你看卡罗琳的靴子！”

蒙泰尼里边逗孩子玩、边抚摸她的头发，夸奖着她的宝贝乌龟，并给她讲着有趣的故事。当那家女主人进来打算收拾桌子，却看到安妮塔乱翻这位一脸严谨、教士装扮的绅士的口袋，她大吃一惊。

“上帝告诉小孩子要识别好人。”她说道，“安妮塔总是不敢和生人说话。可是你看，她见到教士却一点也不扭捏。真是奇怪！跪着，安妮塔，快请这位先生离开前为你祈福，这将给你带来好福气。”

“我都不知道您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和小孩子玩，Padre。”一个小时后，当他们走过阳光明媚的牧场时，亚瑟说道。“那个孩子老是盯着您看。您知道，我想——”

“你想说什么呢？”

“我仅仅想说——我觉得，教会禁止神职人员结婚，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我真的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要知道，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一件格外重要的事就是从一开始就可以受到良好的熏陶，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职业越高尚，他的生活越纯洁，他就越适合做一位父亲。我相信，Padre，如果不是您发过誓，终生不娶——要是您结了婚，您的孩子一定很——”

“嘘！”

突然的嘘声，导致接下来的寂静是那样的深沉。

“Padre。”亚瑟再次开口说话时，却看到亚瑟表情很阴沉，他有些苦恼。“您觉得我说错什么了吗？也许我真的说错了，但是我只能说我是非常自然就想到这件事的。”

“可能，”蒙泰尼里轻声答道，“你不懂你自己刚刚说的话的意思。我想再过上几年，也许你的想法就会有所改变。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别说这些了吧。”